

們可以管理的，海巡署有他們自己的管理機制，國防部對自己的人員則是嚴格要求。

**黃委員偉哲：**我沒有要你去管海巡署的人。

我要講的另外一件事也關係到民眾對國軍的觀感。昨天土銀設於中正預校的分行被搶，民眾對國軍的觀感會不會好？設在軍營裡的銀行都會被搶，過去在左營軍區的福利社也被搶，新竹的國軍財務組也被搶，還有國軍哨兵的槍被搶走，人被殺死，雖然這些事情發生以後軍方都有檢討，並改變安全措施，但是事情還是一再發生，你覺得要怎麼做才能建立民眾對國軍的信心？最近軍中一再出事，民眾觀感怎麼會好？

**柯副部長承亨：**我同意委員的說法，民眾觀感絕對不會好，我們自己一聽到發生這些事情，也都非常生氣，我們知道社會觀感一定不會好，我們也沒有任何藉口，我們在管理上的確有漏洞，我們平常不斷在各種場合對國軍宣傳、教育，卻仍然發生這種事情，我們感到很遺憾。

中正預校發生搶案的地點剛好在側門，旁邊正在施工，高雄縣政府正在做鳳山區人行步道的整治、鋪設工作，形成安全上的漏洞，雖然側門有上鎖，但是鎖被破壞，歹徒得以侵入。事後我們有檢討，決定加強定點巡邏，有必要的時候，甚至加裝監視器。

**黃委員偉哲：**你們要趕快改善，亡羊補牢，時猶未晚，不過，要修補民眾對國軍的信心，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。我們今天討論國防組織法，組織法中一個不公平的地方，可能就會影響國軍的士氣，甚而影響國軍整體表現及民眾對國軍的信心，對於國軍的改革，我願意支持，但是，我希望國軍改革能夠做出成效。謝謝。

**主席：**請丁委員守中發言。

**丁委員守中：**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請問柯副部長，軍事互信機制重不重要？

**主席：**請國防部柯副部長說明。

**柯副部長承亨：**主席、各位委員。國防部在民國 90 年就提出這樣的構想，軍事互信機制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，而是政治性的問題。

**丁委員守中：**按照新的國防組織法，哪個單位負責推動軍事互信機制的研究、發展、部署？

**柯副部長承亨：**戰略規劃司。

**丁委員守中：**可是我看戰略規劃司的主張好像不是這樣。

戰略規劃司的職掌是什麼？

**柯副部長承亨：**戰略規劃。

**丁委員守中：**他們有在推動這方面的工作嗎？

**柯副部長承亨：**我們有在推動。

**丁委員守中：**雖然目前兩岸之間存在著衝突、競爭、對立的關係，但是在有些部分雙方需要合作、化解、緩衝，從地理位置、軍事科技發展、國力成長來看，我國距離大陸太近，防衛縱深太淺，預警時間太短，如果兩岸一直處於敵對關係，我們的國防會有沈重的負擔，對我們相當不利。

**柯副部長承亨：**我同意委員的看法。

**丁委員守中：**你剛才一再強調中共對我們的威脅，所謂的威脅，就是敵意乘以能力所構成的，我們

的能力受制於政經環境、地理位置和各方面的時空限制，沒有辦法無限制提升，就要從降低敵意著手。

柯副部長承亨：每個國家的能力都有侷限性。

丁委員守中：最近溫家寶訪問韓國，促成中共和韓國的海軍、空軍在救援體系方面的合作，在我國，發生重大災變時，國軍在緊急救援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，對不對？

柯副部長承亨：緊急重大事故的救難和應變，當然是國軍的工作。

丁委員守中：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和韓國為了避免軍事衝突，建立了種種合作機制，也建立海上及空中的救援體系，現在兩岸之間有小三通和包機直航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有沒有必要推動台灣和大陸之間的合作？

柯副部長承亨：我們當然認為有必要推動，但是目前中共似乎不願意和我們談。美國在夏威夷有一個亞太安聯中心，美方希望安排亞太地區國家的軍官一起上課受訓，可是中共連派人來上課都不願意。

丁委員守中：那是台灣方面的政策所造成的，昨天交通部何次長也說，觀光客倍增計畫受阻，就是因為政策面是由陸委會負責，執行面是交通部負責，政策面沒有配合的話，執行面就沒有辦法達成目標。邱義仁秘書長主張割喉割到斷，造成朝野對立，許惠祐當國安局局長，吳釗燮去當駐美代表，再加上民進黨的選戰主軸就是挑動最敏感的那根統獨神經、族群對立、去蔣化、去中國化，為了贏得選舉而犧牲國家利益。本來你要升國防部長，但是，由於民進黨挑動統獨議題，造成時機敏感，上面怕你罩不住，只有李傑罩得住，所以你沒有機會升部長。我聽說，為了挑動統獨那根神經，在年底選舉或明年總統大選時，軍方有可能在海峽中線製造事端，故意摔掉一架 F-16 戰機或幻象，來凸顯中共的威脅，副部長，有沒有這個可能？

柯副部長承亨：很多「聽說」都是錯誤的，都是以訛傳訛，我希望委員能夠理解，國防部絕對沒有這種想法，在總統大選前發生這種事，誰要負責？誰敢負責？我希望委員能夠看清楚，很多「聽說」是沒有根據的。

丁委員守中：可是當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之前，我們就聽說反對者故意先讓它成立，準備以後再利用大法官解釋來讓 NCC 垮掉，我在國民黨黨團會議中還特別提到這一點，當時沒有人相信我，現在政府果然利用大法官解釋來讓 NCC 停擺，現在我又聽說政府有兩個策略，一個是製造大陸觀光客和台灣民眾的衝突，另一個就是在選前摔掉一架戰機，在海峽中線挑釁，凸顯中共的威脅。副部長，有沒有這種可能？

柯副部長承亨：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，也是不負責任的。我相信國人是智慧的，不可能容許任何團體或個人做出這樣的行為。

丁委員守中：各國之間發生的衝突，都不是經過精算的結果，有的甚至是出於疏忽或過度反應的結果。總統大選前，藍綠對峙，氣氛緊張，上次選舉也是這樣，因為連先生的出生地不是台灣，民進黨在鄉下就貼出海報，到處宣傳：「這是中國人和台灣人的對決。」現在我們聽到這種說法，國防部有什麼作法？

柯副部長承亨：「聽說」和「聽到」都一樣，有一些都是不負責任的說法。國人絕對都是理性的，

國際社會對於台灣總統大選也非常關注……

丁委員守中：我想請問你，國防部採取哪些作法？

柯副部長承亨：完全沒有這樣的事情，我們要如何防制？

丁委員守中：如果有這種情形，有什麼防備的辦法？

柯副部長承亨：委員是這方面的專家，我們國軍向來不挑釁，我們不會主動製造任何此外情形，如果我們做出這種事，不僅國人不會支持我們，連國際社會都不會諒解，我們不會做這麼愚蠢的事情，國軍也沒有人敢做這樣的行為。

丁委員守中：國軍需要建立一套機制，防止不必要的衝突。

柯副部長承亨：我們也希望有機會和解放軍交流。

丁委員守中：如果持續推動去中國化，持續推動台灣憲法或第二共和憲法，對於兩岸之間的軍事互信機制有幫助嗎？

柯副部長承亨：對於政治上的議題或選舉上的議題，我不適合來回應，但是國防部向來就是希望透過交流和接觸來降低衝突和敵意。

丁委員守中：戰規司不是你指導的嗎？你不是在規劃戰略嗎？國防組織法的規定全都是為因應戰爭而定，可是現在我們無法無限制發展國防，只有降低敵意，才能降低威脅，在降低敵意方面，你們做了多少？

柯副部長承亨：國防部已經做了很多，我們不會主動挑釁，我們的目標和政策，解放軍也很清楚。

丁委員守中：如果發生挑釁，由誰負責？

柯副部長承亨：國防部不會去挑釁。

丁委員守中：你們總要建立管控機制。

柯副部長承亨：國防部有因應危機的機制，台海有任何狀況或危機，或是解放軍要對台動武，我們都有因應方案。

丁委員守中：你認為民進黨政府絕對不會故意摔掉一架戰機，來凸顯中共的威脅，以打贏選戰？

柯副部長承亨：我向委員保證，完全沒有這樣的事情。

丁委員守中：沒有這樣的規劃？你保證絕對不可以有這樣的作法？

柯副部長承亨：沒有這樣的作法。

丁委員守中：如果有這樣的事，你們從上到下都要嚴懲，對不對？

柯副部長承亨：如果有這樣的作法，我第一個離開國防部。真的沒有這樣的事，我也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。這是沒有根據的說法。

丁委員守中：我先把事情說破，我擔心的就是有人有這樣的作法。

柯副部長承亨：國防部絕對不會做這樣的事情。

丁委員守中：目前兩岸之間有小三通和包機直航，而韓國和中共之間有海空救援合作，而在我國，國防部在重大災害救援中，往往扮演關鍵角色，請問，海峽兩岸有沒有進行這方面的合作？

柯副部長承亨：我們曾經提出這樣的構想，也公開呼籲，希望海峽兩岸先從沒有政治性和軍事性的議題上進行合作，我們也提出過這樣的意見……

丁委員守中：向誰提出？

柯副部長承亨：我們透過美國來傳達意見，也在公開場合中提過？

丁委員守中：透過美國的哪個單位？

柯副部長承亨：國防部、國務院的官員。

丁委員守中：什麼階層？是不是在一般學術討論會中提出，而不是正式場合？你透過什麼機制？是國防部的機制還是外交部的管道？是哪一條管道？

柯副部長承亨：我只能告訴委員，我們的確透過管道向美方表達立場，希望美方協助。

丁委員守中：2000 年我在史丹福大學當訪問學者，史丹福大學有一個國防安全研究中心，有大陸的人去參與研究，我回來以後，建議部長派人去，歷經波折，國防部才派一個人去。所以，我想請問研究中心的相關問題，既然你說會透過任何管道，那麼，現在就請你說出到底有哪些管道，好讓我們建立國會監督的機制，你一再說曾和對方談過這個問題，我們當然想知道你們究竟是透過哪一個管道，因為唯有如此，才能證明你們在軍事互信機制方面確實有在推動，所以，是否透過外交部正式說帖、行文，還是國防部相關機制，請你作一明確說明。

柯副部長承亨：我們和美方有各種對話機制，但在此我無法明確說明到底對哪個單位或哪位官員提出這樣的要求。

丁委員守中：我們都知道，美台軍事會談有這麼多層級，究竟是在哪一次會談中講過這些話，難道你已不記得嗎？

柯副部長承亨：若干高階層級談話的內容，我們都有提出來。

丁委員守中：就我所得到的美方資料顯示，從未發現台灣有提出這方面的要求；美方對軍購的說法是，因為台灣當局不斷踩紅線、闖紅燈，所以，逼得他們只好賣武器給他們，美方甚至希望我們加強保險。

柯副部長承亨：我們必須尊重美方，但向委員報告，我們絕對有提出過。

丁委員守中：你能否在此明白告訴本席：到底在哪一次會談提出過？

柯副部長承亨：我們不能講出來。

丁委員守中：既然如此，可否請你私下提供本席該次會談的紀錄？

柯副部長承亨：我不知道委員到底是問過美方哪位人士？他怎麼可以這樣不負責任說出來。

丁委員守中：我希望你們能提出事實，也好讓我們進行查證與監督。

柯副部長承亨：如果有機會，我希望委員能再問問美方較高階的官員，聽聽他們怎麼說。

丁委員守中：本席在美國讀書時，有很多學生是美國四個軍種送來的，他們在各軍種中都是相當重要的，我和他們常有交談，據他們說，台灣在這方面從未提出正式的說明；因此，請副部長提供本席這方面相關的資料。

柯副部長承亨：因為組織如此龐大，當初參與會談的人員目前不一定仍在現職……

丁委員守中：沒關係，為方便我們查證並進行監督，請副部長提供是在哪一次會談的資料……

柯副部長承亨：非常感謝委員的監督。

丁委員守中：究竟是在哪一次美台軍事會談中我方提到願意建立互信機制，並希望美方從中協助的

相關資料，請你提供給本席。

**柯副部長承亨：**我們和美方進行任何會議，他們都有要求我們必須保密。

**丁委員守中：**所謂保密，乃是針對一般人民而言，對行政部門負有監督之責的國會議員，應該不在保密的範圍內，以美國國會議員為例，他們就可以看到任何資料。

**柯副部長承亨：**我們和美方舉行會議，若有任何訊息走漏、曝光，都會引發中共強烈抗議，同時，也會影響到彼此一些交流與對話。

**丁委員守中：**這方面的訊息，應不致於引發中共的強烈抗議，因為這是我們要求美方在兩岸之間建構軍事互信機制，然而至今我們從未在軍事戰略期刊中見到任何美方記者、專家或官員提供這方面的訊息，而據美方官員告知，台灣官員也從未提供這方面的訊息。

**柯副部長承亨：**有關兩岸安全的會議，每年都有舉行。

**丁委員守中：**除邀請學者專家所舉行的研討會之外，僅就雙方官員正式代表政府參加的會議而言，你們是在哪一次會議中提出這樣的論點或要求？本席是國會議員，我有權利要求你們提供這方面的資料。

**主席：**因為丁委員發言的時間已到，所以，未及答復的部分，請柯副部長私下向丁委員說明。

請林委員郁方發言。

**林委員郁方：**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看到丁委員與副部長唇槍舌劍的詢答過程，本席頗有感概，因為在美國等先進國家的國會中，或許也會出現國會議員與部會首長論辯的情形，但類似方才兩位劍拔弩張的態勢，倒是十分罕見，對委員的詢問，若有回答的難處，副部長可以說：報告委員，有些話我實在不便在此公開談論，因為我們對美方有保密的承諾，但私底下可以向委員解釋；當然你不需要全盤托出，而是做某種程度的描述，讓委員對這件事有所了解，我認為這是你們應該做的，畢竟大家互相尊重是最基本的道理，如果搞到雙方劍拔弩張，的確很難看。

**主席：**請國防部柯副部長說明。

**柯副部長承亨：**主席、各位委員。很抱歉，我剛才並沒有想到會弄到劍拔弩張的狀況，只是想對委員的問題作一說明而已。

**林委員郁方：**其實，身為國會議員也是有很多感慨，因為有很多你們所謂的機密，後來我們都在報章上看到相關的訊息，而且最後也都證明媒體所說是真的，所以，國會議員當久了，心裡總覺得很不爽，國防部所謂的機密，有時為了達成某種目的，你們認為有必要就讓記者知道，至於國會議員卻永遠都是機密，這樣很不好。

另外，本席還有一點意見，就是今天原本應該由部長到會備詢的，本席這樣說，不是指你的份量不夠，而是認為國防部組織法乃是一部大法，國防部長應該親自到國會，針對這部大法與國會議員進行辯論或解釋。看看其他部會的首長，一個會期通常都會來個六、七次，反觀國防部長，好像是黃花閨女一樣，難得出門一次，根據我的統計，一個會期他大概僅來一、二次而已！對國會來講顯然非常不尊敬。當然，本席也知道有些召委會便宜行事，加上耳根軟，常被你們說動了；本席當召委時，當然不會讓部長這麼好過！